



与传统文化同行

传统文化里不仅蕴含着神州古老的历史,还有中国人独特的审美与精神。当我们身着汉服拍照怀古,当我们轻抚琵琶练习曲调,当我们赏剪纸品镂空技艺,当我们提起毛笔研习墨韵……同学们便是在一次次亲历中,感受着历史的厚重,与古人有了更深的情感连接。

正衣冠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三年(5)班 田宜禾

“真是太酷了!”上周日,我和妈妈一进摄影馆,立刻被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。

照片里的男孩穿着宽袖长袍,手拿折扇,嘴角微微上扬,玉树临风。我的眼睛都亮了,拉着妈妈的衣角直跳:“我也要拍这样的!”妈妈笑着问:“真想拍这个?”“那当然!”我拍了拍胸脯,“我穿汉服肯定会更帅。”

店员帮我挑了一套深蓝色的汉服,袖子又宽又长,像两片大云朵。腰带一系,整个人感觉立刻神气起来。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,忍不住比了个剪刀手:“一百个赞!”

我想立马拍照,妈妈按住我:“腰带还没系好呢。”她左手拿着一条黑色的“围裙”,右手托着一块圆圆的玉佩。那条“围裙”摸起来滑滑的,玉佩温润细腻,上面还刻着花纹。

“这是什么呀?”我有点不耐烦,“别再加了,太热了。”“这玉佩叫‘禁步’,是汉服的一部分。”妈妈轻声地说。我摆摆手:“加多了就不帅了。”妈妈蹲下来,一边帮我系玉佩,一边问:“你知道真正的帅是什么吗?”“当然知道,姿势要酷,表情要拽,衣服要拉风。”我得意地说。

妈妈摇了摇头,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:“古人讲‘正衣冠’,不只是把衣服穿整齐,更是让整个人变得端正、认真。你看这玉佩,系在腰上,走路时会轻轻晃动,提醒你不能乱蹦乱跳,步子要稳。衣冠端正了,心也会跟着端正起来。”

我将信将疑地走了两步。咦,真奇怪!腰不自觉地挺直了,步子也慢了下来。我刚想再比个“耶”,手却缩了回来:穿这么古典的汉服比剪刀手,好像有点儿傻。

我模仿墙上的照片,挺直腰板,双手轻轻放在身前,微微抬起头。“好!”摄影师叔叔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,“这个姿势好,有范儿。”

小院里有青石台阶、一丛细竹,阳光从竹叶间漏下来,落了一地碎金。我一开始还想蹦蹦跳跳或耍个酷,可腰间的“禁步”一晃,轻轻一响,妈妈的话在我耳边回响起来。

我深吸一口气,慢慢走到石阶前,站得笔直,转过身,袖子轻轻一甩。“太棒了,再来!”摄影师叔叔“咔嚓”地按着快门。

夏风穿过竹叶,宽袖微微飘动。这一刻,我觉得自己真帅!

指导教师:李雨菲

弦鼓和鸣

和平区耀华小学三年(2)班 郭一禾

“你能不能把鼓敲小声点!”我抱着琵琶,朝哥哥的房间吼。

哥哥拎着鼓槌探出头:“你弹的那叫啥?跟猫抓玻璃似的。”我气恼地反驳:“这是《阳春白雪》,两千多年的古曲!”哥哥夸张地捂住耳朵:“‘吱吱嘎嘎’的声音像生锈的铁门。”

上周六晚饭后,我在客厅练琵琶,哥哥在房间里敲架子鼓。他鼓声如惊雷,我琴声似细雨,妈妈说我们是“冰与火之歌”。可我觉得像两条缠在一起的蛇,谁也不让谁。

我抱着琵琶坐在床边,指尖痛。学琵琶仨月,手磨出茧,也磨出了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——现在我只想遮住被子里。

半夜去卫生间,路过哥哥房间时,听见里面传来轻轻的哼唱声。我愣住了,竟是《阳春白雪》!

顺着门缝儿看去,他手指在膝盖上蜷起,脚却打着节拍,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和我白天弹的节奏一模一样。哼到高处,声音细得要断,却固执地往上攀。他用哼唱和打拍子,一点点揣摩这首古曲的韵律。我的鼻子忽然一酸,原来晚上哥哥嘲讽我只是开玩笑,他早已把我的琴声听进了心里。

转天清晨,阳光洒进客厅。我抱

着琵琶敲开哥哥的房门,我们对视一眼,不约而同地笑了,好像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“要不……试试合奏《阳春白雪》?”我小声问哥哥。他咧嘴笑了:“行,我给你打节奏,这曲子用鼓点衬着,应该不错。”

琴声起,鼓点落。我的琵琶声如春雪初融,溪水潺潺;他的鼓槌轻轻敲击节拍,不抢不争,像心跳应和着呼吸。弹到“雪融”那段时,我用了轮指,弦上滚出一串碎玉;哥哥闭着眼,鼓槌在鼓面上轻轻滚奏——不是敲,而是贴着鼓面画圈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我们都忍不住弯了嘴角,然后相视一笑。这一刻,我忽然懂得了什么叫“大弦嘈嘈如急雨,小弦切切如私语”——不是一个人的独白,而是两种声音的相拥。

妈妈端着一杯茶靠在门框上,静静地听。最后她笑着说:“这才叫‘大珠小珠落玉盘’嘛,你俩一个弹一个敲,犹如弦鼓和鸣般,比各自闷头练好听了。”

窗外阳光洒进来,我抚着琵琶上的木纹,第一次觉得,传统古曲不是尘封的老古董,它也能长出新的枝丫,只要你愿意为它打开一扇窗!

指导教师:王妍桐



杨丽莉绘

八十年剪纸情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
四年(20)班 孙悦航

上周日,妈妈带我去北京看剪纸展览。

展厅里挂满了精美的剪纸,每一幅都巧夺天工。我一幅一幅地看过去,突然在一幅剪纸前停下了脚步。

两大一小三只梅花鹿站在迎客松下,夕阳染红了远山,松针根根分明,小鹿身上的斑点清晰可见。最神奇的是鹿妈妈的眼神,温柔得能滴出水来。真美啊!我忍不住凑近,鼻子差点儿贴上玻璃,伸出手想摸一摸那剪纸表面。

“小朋友,别摸玻璃。”一只手轻轻地拦住了我。我转头一看,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。她小声地说:“玻璃摸脏了,别人就看不清了。”我脸直发热,连忙说:“我太喜欢了。”

老奶奶笑了:“你喜欢这幅?”我使劲点头:“小鹿太可爱了。”老奶奶的眼睛弯成月牙,指着剪纸说:“这是我姥姥剪的,她从小就跟老艺人学剪纸,一剪就是八十年。”“八十年?”我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。

“是啊。”老奶奶掏出手帕,轻轻擦了擦玻璃展框,“她十六岁开始学,九十六岁去世,整整八十个春秋。你知道她怎么学的吗?老艺人让她先磨剪刀,磨了整整三个月,说要先学会和工具做朋友。”

我听得入了神,仿佛看见一个小姑娘坐在炕上,对着一盏油灯,一刀一刀地剪纸。

老奶奶继续说:“姥姥常说,剪纸急不得,要一刀一刀慢慢来,即使手指磨出了茧子,也要有耐心。”她指着梅花鹿一家,眼睛亮亮的,“你看这鹿爸爸、鹿妈妈看小鹿的眼神,多温柔。姥姥说,她剪的就是自己家——她有四个孩子,每天忙完家务就坐下来剪纸,孩子们就围在她身边看。”

我心里一动,想起我奶奶过年时剪“福”字,戴着一副老花镜,总是笑眯眯的,一刀一剪都特别用心。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她剪了一半的纸碰断了,她也不生气,只说:“不要紧,坏了就重新剪。”

老奶奶又说:“这松树代表长寿,鹿代表禄。姥姥去世前还想剪一幅‘五福临门’,拿剪刀的手抖得厉害,剪坏了三张纸,最后还是剪成了。她说,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,就是把心里想的样子都剪出来了。”

我站在这幅剪纸前,看了很久很久。原来每一张剪纸背后,都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,一颗滚烫的心!

指导教师:葛士玮

墨香里的忘年交

河北区育婴里小学
三年(2)班 蔡松遥

上周六清晨,初夏的风暖暖的。家门口小公园的广场上围着几位晨练的老人,我过去一看,果然老爷爷又在那里。

他正弓着身子,用长笔蘸着清水写一首古诗,笔锋刚劲,围观的人轻声叫好。

我在他对面,也拿了一支长笔,在旁边写了两个字:永、和。写完抬头,老爷爷正看着我笑,却没夸我,而是指着我写的“永”字说:“这一竖,歪了。”

我一愣,自从跟老爷爷学写字,这可是头一回被挑毛病。他拍拍我的肩:“再写一遍。”我深吸一口气,重新落笔,笔尖稳稳地走出一条竖线,他便点点头:“嗯,比前些天强多了。”

一个月前,立夏后的第一个周日,也是在公园这个角落,我和爸爸看见老爷爷在地上写字,一笔一画,连蝉鸣都安静了。我忍不住用手指蘸水跟着写,字却写得像几条小蚯蚓。

老爷爷写完一首诗,抬头看见我蹲在旁边比划,笑了:“小朋友,喜欢写字?”我使劲点头。他把笔递给我:“试试。”我写了个“大”字,歪歪扭扭。他没有笑话我,反而仔细看了看,说:“手腕还没力道,不过架势不错。”又转头对爸爸说:“这孩子有耐心,刚才我写了快二十分钟,他一直蹲着看,难得。”

就为这句“架势不错”,我回家吵着要练毛笔字。可是,毛笔像条泥鳅,墨汁糊了满纸。

周末一大早和爸爸再去公园,老爷爷还在写字。我噘着嘴蹲在旁边不肯动笔,他看出来,和蔼地说:“写不好,怩头了?这样吧,每个周日你来,我正经教你横平竖直,从头练。”

老爷爷的腰不好,每次陪我练完字,他都要扶着腰慢慢活动好一会儿,却从不说累。有一天,我和爸爸当场赌气,字写得歪歪扭扭。老爷爷看了,没有责备,只写下一个大大的“和”字,语重心长地说:“心里装着气,字就写不正了。家人之间哪有什么解不开的结?”这次跟他学了两个小时的字,我的心慢慢静了下来。

“想什么呢?”老爷爷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。我低头看看自己刚写的“永”字,那一竖果然有些偏。他拿起我的秃头笔,在地上重新写了一遍,笔笔到位。“写字如走路,身子正,路才直。”他说。

我又练了两遍,写第三遍时,旁边一个老奶奶见了竖起了大拇指。我转头看老爷爷,他笑眯眯地摸摸我的头:“下周带你去社区书法角,敢不敢?”“敢!”我挺起了胸。

地上的水迹,在初夏的风里慢慢干了。可我知道,老爷爷教我的那些一笔一画,永远在心里都不会干枯。

指导教师:云文青

投稿邮箱

jwbxiaozuowen@126.com